

游 击 战 战 例 选 編

(第 三 集)

晉西北一九四〇年夏季反“掃蕩”戰役

一九四〇年夏，敵軍以兩萬餘人的兵力，對我晉西北抗日根據地進行了一次規模空前的大“掃蕩”。這次“掃蕩”是在我晉西北反頑鬥爭勝利結束不久，根據地各項建設工作急待開展的情況下實施的。但我軍在正確的作戰方針指導下，靈活運用了游擊戰術原則，沉重地打擊了侵入我根據地內部的敵人，取得了反“掃蕩”的勝利。

一、戰役前敵我態勢

一九四〇年五月，晉西北周圍敵軍，日寇共有三個獨立混成旅團及一個聯隊，總兵力約二萬五千餘人。即獨立第三、第九、第十六混成旅團和二十六師團之千田聯隊等部，其分部如下：

東面，有兩個獨立混成旅團。獨立第三混成旅團，旅團部駐^上崞縣，其兵力分布於五寨、神池、寧武^上崞縣及東寨、義井、三岔等城鎮。第九混成旅團，旅團部駐太原、其兵力分布於太原、清源、文水、交城、忻縣、靜樂等地區。

南面為敵獨立第十六混成旅團，旅團部駐汾陽、其兵力分布於汾陽、离石、柳林、大武及汾离公路兩側地區。

北面為敵第二十六師團之千田聯隊，聯隊部駐大同，其兵力分布於大同、朔縣、偏關、平魯及左雲、右玉等地區。

以上各處敵軍自五月下旬以來，積極修築公路增設據點，運輸與

調动极为頻繁，並派出大批敌探，深入我內地刺探軍情，其准备大举“扫蕩”之征候，已十分明显。

晉西北春季反“扫蕩”战役結束后，我軍区部队除以一部在敌占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外，主力則以战备姿态位於机动地区进行整訓。当时我軍部署如下：

一二〇师領率机关及新軍总指揮部位於兴县附近及以西之李家溝、蔡家崖地区；第三五八旅並指揮独立第二支队，在临县以北白文鎮地区；独立第一旅並指揮第五支队位於临县以南及西南之安业、安家庄地区；独立第二旅及新軍暫一师位於岢嵐、五寨之間及其西北地区；师屬特务团及新軍工卫旅活动於文水、交城西北地区；新軍第二縱队主力集結於临县东南地区，其一部在离石、大武之間活动；新軍第四縱队在方山临县之間地区；独立第三支队在靜乐、宁化堡之間及娄煩地区。而我师第三五九旅仍駐守黄河以西之綏德、米脂、葭县、吳堡、清澗地区，担任河防与边防警备任务。是时师估計到敌之“大扫蕩”即将到来，为粉碎敌人“扫蕩”計劃，因而在部队中曾进行了一系列的备战活动。如进行战斗动員，补充彈药器材、鞋袜、粮秣等物资，召集干部勘察地形道路，研究作战方案，破坏敌人必經道路，建立通訊組織，以及动員群众空室清野等措施，都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二、敌軍战役企图及我之作战部署

北的夏季大“扫荡”，是乘我軍返回晉西北不久，企
結重兵一舉摧毀我抗日根据地，並达到全部歼灭我軍之目的。因
而此次“扫荡”的兵力除抽調原晉西北的大部兵力外，並由晉南之臨
汾、介休地区抽出第四十一師團之石田旅團一部一千余人，总計两万
余人的兵力，自五月下旬开始，即进行战役准备和兵力調动。北面由
大同、平魯、朔县方向将千田联队增到偏关地区。东面由岢嵐县、代县
方向抽出第三混成旅團增到五寨、神池及宁武等处。另由文水、交城、
忻县、太原地区抽出第九混成旅團大部集中到靜乐、河口、古交等地
区。南面将第十六混成旅團集中到离石、大武、柳林等处。敌人置其
兵力重点於东南方面，其作战計劃是：首先以重兵占領嵐县及岢嵐兩
城，驅逐文水、交城西北山地之我軍；尔后則自东南北三面，採取分
进合击向我中心区合攏，並占領黄河各渡口，将我軍逐步压縮，以达
其分区包圍和各个歼灭之目的。

师判断各方面敌軍增兵，已完成对我战役进攻之态势。在战役初
期，北面敌之“扫荡”兵力，将由五寨进攻岢嵐，尔后指向保德。南
面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初期进攻目标，則为臨县、方山，尔后指向
兴县。东面敌軍，将由靜乐向嵐县进犯，並对南北两方采取策应作战。
在此情况下，战役初期，臨县、方山、岢嵐、保德、河曲等城有被敌
暂时占領之可能。唯敌之深入我軍腹地，彈药給养皆須自帶，物資补

給与运输困难，同时其后方交通联络綫延长，側翼多暴露，是其极大弱点，也是我軍打击敌人的有利条件。为此师决心在战役过程中，仍以广泛的分散的游击战争为主，尽可能杀伤与消耗敌人，並相机歼灭其一部，爭取於战役末期，集中我优势兵力，抓住有利时机，歼灭敌人一路於运动中，为我軍之战役指导方針。战役部署如下：以第三五八旅並指揮二支队，由白文鎮轉移至王獅、普明之間地区集結；独立第三支队集結於嵐县以北河口地区，准备打击向嵐县进犯之敌。如敌兵力較大或嵐县为敌侵占，短期不能收复时，則三五八旅应集結於赤坚岭地区待机，嵐县之敌由三支队箝制之。以独立第一旅进至临县、三交以东地区活动，並指揮新軍二、四縱队，相机打击由大武向临县进犯之敌，如敌人大举进攻时，独一旅即迅速集結兵力於临县西北地区待机，新軍第二縱队則活动於离石方山之間，新軍第四縱队活动於汾离公路沿綫，担任断敌交通，袭占据点和打击少数运动中之敌。独立第二旅与暫一师集結於岢嵐、五寨以西地区，相机打击由五寨向岢嵐进犯之敌；师属特务团及新軍工卫旅仍活动於文水交城西北地区，以配合內地区之反“扫蕩”。此外，命令駐河西宋家川之三五九旅七一八团部队进行战斗准备，相机派少数兵力过河，在軍离公路綫上配合作战。

三、战役經過

战役第一阶段

敌人大举“扫荡”晋西北，首先自六月七日进攻嵐县开始。由忻州增静乐之敌、截至六月七日止，已达一千一百余人。该敌於七日午后由静乐出动，分两路向嵐县进攻，八日八时，两路敌人会合占领嵐县。敌为固守嵐县，自侵占该城后，即赶修工事，加紧修筑静嵐公路，不断运输弹药给养，企图长期占领。另外自六月九日起，敌人即以三四百至五六百人不等，四出游击活动，向东土岭及东村地区进犯，企图驱逐我军以作固守嵐县之计。是时我一二〇师已将独立第三支队（辖七团八团），调至嵐县以北河口地区，自十日至十三日即不断袭击嵐县及伏击静嵐公路往返运输汽车。敌少数外出活动遭我打击后，又闭门坚守不出。我师以相机收复嵐县之目的，六月十二日遂调第三五八旅由白文镇移至普明地区集结待机，并令该旅第四团进至东村东南之下马铺地区活动，控制静乐至东村大路，破坏道路，准备伏击静嵐来往之敌，以威逼嵐县之敌退出该城。

在敌人进占嵐县之后不久，又开始了对我文交西北地区的“扫荡”。该处原为我师属特务团及新军工卫旅活动地区，对晋中平川之敌威胁较大。敌自六月十一日起，由太原、清源等处，分途向文水、开柵、交城、草张头、古交等据点增兵，十二日起敌分九路出动（即古交、文水、开柵、草张头、交城、静乐等地分兵九路），总兵力为二

千五百余人，向双龙镇、对久合击、企图一举歼灭我特务团及工卫旅於该地区。經我軍在天池店、岔口、郭家梁、西冶、水峪贯等地，沿途阻击后，於六月十五日，各路敵軍始相繼到达对久地区。而我軍早已跳出敌人包围圈，轉到外綫作战，使敌人合击扑空。十六日起，敌人不得不退出該地，除文交出动之敌退至东坡底外，其余均分头向原据点回窜。

与此同时，南面汾离公路沿綫之敌，亦連日增兵，並有出动征候。

六月十五日，师对当前情况判断，根据敌各方增兵，並已进占嵐县，已完成战役进攻之态势，而南面敵軍可能为敌人进攻之主力，不久即将大举向我进犯。在此情形下，为便于我軍机动作战和有迴旋余地因此对各部作以下补充指示：第三五八旅应将主力集結於东村东南地区待机，嵐县之敌由三支队箝制之。独立第一旅仍以第七一五团活动於三交以东地区，准备打击大武出动之敌，待敌大举向临县进攻时，始向后轉移至机动地区待机。独立第二旅主力应与暂一师靠攏，並指揮暂一师採取机动作战，打击由五寨向嵐进犯之敌，以积极动作箝制该敌，並將敌向保德方向吸引，以減輕敌人对我主力的压力。决死二纵队在敌大举向临县方山进攻时，应机动的适时轉移至外綫作战，积极活动於大武、方山至三交的交通綫上。决死第四纵队則以两个团活动於汾阳附近及汾离公路綫上，确实断敌交通和打击敌之运输部队。

特务团与工卫旅仍坚持在原地区斗争，並以积极动作，配合内綫部队作战。为便于协同作战及統一指揮，以对付主要方向的敌人，师命令东南方面的我軍，統归張宗遜、李井泉同志指揮。

三五八旅奉命后，于十五日即由赤坚岭向东村以南之曲井村、上馬鋪地区轉移，部队到达后，得悉由靜乐向对久地区进犯之敌七百余，于十六日退至米峪鎮未动，該旅判断敌人孤軍深入，其合击扑空后必然返回靜乐，而米峪鎮地区，地形对我有利，同时敌增援困难，該旅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歼灭該敌于运动中，經报师批准后，該旅全部（轄七一六团、独四团）及独立第二支队，于十六日下午进至大夫庄西北山地設伏，但該敌仍在米峪鎮未动。三五八旅遂决心除留第二支队于大夫庄向类煩方向警戒外，主力立即向米峪鎮开进，並准备以予期遭遇战方式消灭該敌于米峪鎮附近。十七日上午十时，三五八旅前卫第四团在曹家掌、图練村与敌遭遇，当即搶占兩側高地与敌展开激战。九时許，七一六团也投入战斗，与敌反复冲杀，至十二时，我占領了曹家掌西山及南山陣地，將敌四面包圍起来。十七时，我再度发起总攻，將敌防禦陣地全部打垮。天黑后，敌四处逃窜，大部被我歼灭，歼敌百余人乘黑夜隱蔽于图練村土窖內頑抗。十八日师得悉敌由靜乐、古交等处来援，而南北兩方面的敌軍已全部出动，因此命令三五八旅迅速向赤坚岭方向轉移，避开敌之合击，待机歼敌。該旅遂留第四团繼續圍歼殘敌，主力向赤坚岭轉移。第四团直至十九日黃

昏，始將窑洞攻开，將敌全部击毙或燒死，战斗乃告結束。此次战斗，我毙伤敌軍五百余名，伤日軍四人，繳步槍一百五十余支，輕重机槍六挺，而我軍負伤达三百二十五人，陣亡一百二十人，这是反“扫蕩”战役初期給敌人的一个重大打击。

第二阶段：

米峪鎮战斗开始后，古交敌八百余人，文水敌七百余，靜乐敌千余人分三路来援。其他方面敌軍也开始向我根据地推进。其中由五寨、宁武、偏关等处出动之敌，向我岢嵐、河曲、保德等地进攻。离石、柳林、大武之敌亦同时向方山、临县及磧口等处进犯，敌对我晋西北全面大“扫蕩”，遂正式开始。

八月十六、十七两日，嵐县敌分兵佔領东村、普明、寨子三地。而由靜乐、古交、文水三路增援米峪鎮之敌共一千五百余名，于二十日先后到达米峪鎮，而我三五八旅已事先轉移。敌合击扑空后，立即分三路向赤堅岭、馬坊、开府追击，同时普明之敌四百余，也向赤堅岭前进，大武敌千余經磧口向方山出动。三五八旅当日向西轉移，再次跳出敌人合圍圈，二十一日晨到达阳坡、寨上地区。是日东路之敌在赤堅岭会合后，繼向阳坡、寨上追来。我三五八旅于夜間再向北轉移，在康宁鎮与嵐县出动之敌遭遇。經战斗后，該敌即折向南犯，与赤堅岭西犯之敌于二十二日会合于窑头。三五八旅进至兴县附近与师部会合，最后摆脱了敌之合圍。

南面之敌于六月十八日前，完成兵力部署后，十八日分由大武柳

林出动。該敌除独立第十六混成旅团外，並有第四十一师团一部，共計三千五百余人，六月二十日进佔三交、磧口，二十一日佔临县，並自二十一日起，对安家庄、清凉寺、梁家会之独立第一旅連續合击均扑空。敌人遭我独一旅部队在三交、安家庄、穆家坪、王家呈等地打击后，繼向黄河沿岸追击，企图压迫我軍于其包围圈內一举将我歼灭。此时，独一旅已轉至外綫。敌于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分由窑头、临县西營，佔領罗峪口、剋虎寨、磧口等处。旱渡之敌同时向我黄河西岸防守陣地隔河进行砲击。大武另一路敌人千余名，在兴隆灣与我决死二纵队战斗后，二十一日佔領方山，二十三日亦进佔临县。

北面敌軍于六月十五日完成兵力調动，由大同增偏关，由神池增五寨，由宁武增宁化堡等处之总兵力共約四千五百余人，十六日分路出动。十七日五寨、宁化堡之敌佔領岢嵐后，連日与我独立第二旅及警一师部队在馬藩塔、白草沟、水峪貫等地战斗后，二十四日又进佔保德。同时期偏关之敌一路約千余人，經老營堡进佔河曲；另一路进佔旧县鎮。三岔之敌佔沙泉，与我独二旅警备第六团在沙泉鎮關老殿等地战斗后，二十六日亦进佔保德。

师分析当前情况，判断敌之大举“扫蕩”目前已展开成分进合击态势，其主要兵力均向我內地集中，而且南北东各路敌軍互相配合较为密切。我軍此时不宜集中兵力与敌进行大的战斗，应暫避其锋芒，

採取分散活動，適時轉移至敵之翼側及後方，以伏擊襲擊為主，給予侵入我根據地內之敵以嚴重消耗和打擊。並斷敵交通運輸，使其後援斷絕疲于奔命，無法在我內地立足，最後不得不被迫撤退。因此師對各旅及縱隊命令中，指出各機動兵團不應全部分散，而是一部分散大部集中，以便抓住有利戰機，殲滅敵人。根據上述方針，一二〇師指揮機關，遂率三五八旅主力集結于興縣以北地區；獨立第一旅則有雷家磧以北轉至臨縣白文鎮之間窰頭以西地區，不斷襲擊與伏擊臨縣敵人；獨立第二旅及暫一師則由保德地區轉向敵翼側南下，除以一部控制在五寨至崞嵐以西地區積響活動外，並以一個團分至三岔、五寨間，以一個團進至新屯堡以北活動，襲擾三岔、崞嵐、新屯堡各點之敵；決死第二、第四縱隊亦逼近至大武壠石間以及汾陽附近展開游擊活動破路炸橋，給敵威脅甚大。三五九旅七一八團一個營由磧口渡河，積極活動于柳林、李家垣、高占之間，直接威脅敵之後方據點。在此期間，我軍與敵大小戰鬥達二百余次，嚴重消耗了敵人，使敵人陰謀將我軍分區包圍並一舉殲滅之企圖趨于破產，為完全粉碎敵之“掃蕩”計劃，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三階段

夏季反“掃蕩”，截至六月二十五日止，敵人除占去几座空城和一些主要市鎮外（此時興縣仍在我手），其他一無所有。但敵人仍不

甘心其失敗，尤其是獨立第九混成旅團一部，在米哈鎮遭我慘重打擊，圖謀報復。因而敵人除固守岢嵐、嵐縣兩城外，決心在戰役後期，再對興縣作一次寬大包圍，妄圖消滅這一地區的我軍領導機關。二十六日，南面敵軍第十六混成旅團集中於臨縣、方山、三交、磧口等地。北面敵軍一部（第三旅團）集中於保德、沙泉鎮及岢嵐等地，一部（第二十六師團一部）集中於偏關西南之巡檢司、舊縣鎮地區。東面敵軍（第九旅團）則集中於窰頭、普明、赤堅嶺、東村、嵐縣等地。但各路敵軍因建制不同，指揮不夠協調，經二十餘天戰鬥後，疲憊已極。因而南北兩方面敵軍除以少部兵力配合東面第九旅團作戰行動外，其他皆開始向原據點撤退。

南面敵軍二十六日開始撤退：臨縣之敵經三交向離石，方山之敵經大武向離石；剋虎寨之敵經磧口向柳林分途撤退，至六月三十日均撤回原據點。北面敵軍亦於二十六日大部向岢嵐、偏關撤退，內中由保德向東南撤退之一路敵軍，約一千餘人，二十九日占扒樓溝，三十日進至中溫泉、咸康地區。敵企圖以獨立第九旅團為主，四路合擊興縣。計由窰頭出動之敵，二十八日分兩路向興縣進犯，一路約一千二百人，經康寧鎮、曹家坡，與我三五八旅第四團戰鬥後，二十九日占胡家溝，三十日占興縣。另一路五百餘人，經毛子溝、趙家川口，七月一日占黑峪口，向河西盤塘發砲，二日輾抵興縣。另一路敵由嵐縣

出动一千二百余名，經大蛇头、界河口，与我三支队战斗后，三十日一部到兴县，一部留界河口策应。至七月二日为止，由东、西、南三路合击兴县之敌已达二千五百余人。

我一二〇师指挥机关于六月二十八日率三五八旅由兴县以北轉移至兴县西南之曹家坡、張家圪台地区待机。得悉南面之敌已于六月三十日撤回离石，現临县、方山、三交、磧口、白文均无敌。赤坚岭之敌已撤回普明。北面敌早亦同时由河曲保德等地向岢嵐、偏关等地撤退。現兴县之敌已成孤立状态，並在燒房子，有立即东进可能。根据上述各方面情况判断，战役已近末期。决心集中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第三支队、第五支队等共約六个团的兵力，在兴县以东二十里鋪地区，选择有利地形，伏击自兴县东退之敌一部或大部，以彻底粉碎敌之“扫蕩”。具体部署为：以三五八旅由康宁鎮西北于七月二日进至馮家沟地区集結。独立第一旅並指挥第五支队由窑头以西地区出发，于七月三日前进至馮家沟以北集結。該两旅到达指定位置后，立即布置在二十里鋪至明通沟以南山地伏击。以第三支队一个团在阳会崖以北山地伏击，支队率另一个团进至界河口与大蛇头之間，准备阻击可能由嵐县或岢嵐来援之敌。同时命令独立第二旅除尾击由保德向岢嵐撤退之敌外，並以一部进至兴县东北以阻击兴县敌向岢嵐撤退。师命令上述各部統归張宗逊、李井泉指挥，师的領率机关亦准备在战

斗开始前，进至洋灣里进行指挥。此外命令所有位于外綫作战部队，应积极活动，打击分途撤退之敌，以配合内地区作战，並保障主力順利歼敌。七月一日，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冒大雨向作战地区开进，經两昼夜之强行軍，独一旅于三日下午到达明通沟以南地区，三五八旅到达馮家沟。四日上午，兴县敌二千余人分三个梯队沿大川向东撤退。我独立第一旅第二团，七一五团各一个营进入明通沟至奥家坪以南伏击位置，放过敌先头部队，猛烈突击敌本队千余人于阳会崖东西地区，給予敌人重大杀伤。十三时我独一旅全部进入战斗，敌亦被迫展开，战斗极为激烈，双方成相互攻防对峙状态。当日三支队未能赶到指定位置，三五八旅于十七时方赶到加入战斗，結果各部攻击時間参差不齐，战斗已失去突然性，而且北面空虚，未能达成战术包圍。当夜我发起总攻击，敌固守村庄頑抗，我虽給敌以严重杀伤，但未能解决战斗。四日晚，由保德經咸康南下之敌一千余名到达兴县城。五晨繼續向东窜犯，企图糾合原有敌軍，拚命向东突圍。我估計敌軍总数已超过三千五百余人，不可能达到全歼的目的，因而我仅以尾击，側击等手段以及第三支队在界河口至大蛇头之間的中途截击，不断給敌以多次杀伤，敌仓惶突出我之包圍，于七月六日撤回嵐县。此次战斗，我毙伤敌伪軍七百余名，再一次給予独立第九混成旅团以重大打击。我軍負伤二百八十五名，陣亡一百五十一名。

夏季反“扫荡”战役至七月六日止，我军收复兴县、临县、方山、保德、河曲五城及主要市镇，战役遂告结束。战役中，我一二〇师及晋西北新军部队共与敌大小战斗二百五十一战，毙伤敌伪军四千四百九十人，俘日军十一人，伪军四十二人，缴步枪三百零五支，机枪八挺。我负伤一千二百四十八名，亡九百九十一名。

四、简要总结

1. 晋西北夏季反“扫荡”战役，历时月余，日寇共调集二万余人兵力，以“分进合击”的战术为主，向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在战役中，除先后佔去我所有县城及主要市镇外，並佔据黄河沿岸各渡口，断绝我与陕甘宁边区交通联系。当其合击扑空后，又採取“逐步压缩，分区包围”以达各个歼灭我军之目的。但各路敌军虽有严密分工，但指挥机械，很少根据情况灵活处置，故易为我军掌握其行动规律，並寻其弱点给予有力之打击。尤其在战役后期，因南北东三面敌人，建制不同，指挥协调较差，更给予我军造成了歼灭敌人的机会。

2. 反“扫荡”战役中，我一二〇师及新军部队在统一领导下，依靠簡易的通訊工具，保障了对部队的不间断指挥。在作战指挥上，各部队灵活地运用了关于“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原则，以及善于避开敌之合击，适时转移外线，争取被动

为主动，不断以襲击、伏击、尾击、側击等手段，以达疲劳和消耗敌人。並积极寻找敌之弱点不放松一切有利机会，給予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因而敌人除占去两座县城外，其他一无所获。

3.我軍正确判断情况善于捕捉战机，及时定下歼灭敌人的决心，是此次反“扫蕩”中又一重要特点。当战役初期，各路敌軍尚未全面出动时，我三五八旅能抓住由靜乐深入文交山地孤立无援的一路敌軍，集中全力，在米峪鎮地区，經三日激战，歼灭敌軍五百余人，取得了初战的胜利，打击了日寇的气餒，振奋了我軍的士气。在战役中期，敌人对我採取逐步压縮、分区包圍，对我主力进行連續合击。我則避敌锋芒，适时轉移。除外綫部队採取分散游击活动以疲劳和消耗敌人外，主力始終集結于机动位置，待机歼敌。在战役末期，当敌人連續合击扑空，准备撤退时，我軍正确估計到敌人撤退的时间 and 道路，立即集中主力在二十里鋪地区伏击由兴县东撤之敌，給予敌軍重大打击。这在战役指揮上都是正确的。

4.我軍在战术动作方面，尚有某些缺点存在，如协同动作，通訊联络，特別在二十里鋪战斗中，表現得尤为明显，因而未能大量的歼灭敌人。同时，由于我根据地的各項建設剛剛全面展开，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还很不健全，广大群众缺乏反“扫蕩”的經驗，因而部队在作战中得不到根据地与群众的及时支援，都是此次反“扫蕩”中的重要缺点。

